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五	七	一	三	號
一	五	一	三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四	三
函	一	三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45)
函號	299 33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三卷

歷代五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晉

元帝

按晉書元帝名譽宣帝曾孫或曰丹夏侯氏與小吏牛金通而生睿於惠懷為再從兄弟懷帝時為安東將軍鎮建業帝遇害即位於建康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

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

宴安江左耳

元帝不能中興

性理大全卷六十三

祖逖擊楫渡江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主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先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

復以兵應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稍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眚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覲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

生理大全卷下 三 通鑑卷六 二

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天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覽集 懷帝按晉書懷帝名熾惠帝弟武帝一也初為皇太子弟惠帝中毒乃即位永嘉末劉聰攻陷洛陽執帝歸平陽尋弒之在位六年

瑯琊之入建康通鑑晉懷帝永嘉元年以瑯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安卒以蒙塵左傳天子出奔謂之蒙塵不聞勤王之舉春秋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將納王王孤偃言於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愍帝 按晉書愍帝名業是孝王之子武帝之孫初封秦王洛陽既陷索綝迎入雍州賈疋等奉為皇太子已而即位千長安漢劉曜入寇帝出降封為淮安侯尋遇害在位四年

祖逖 擊楫渡江通鑑晉愍帝建興元年以祖逖為豫州刺史逖少有大志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鷄聲躍起曰此非惡聲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北伐之志乃與逖兵千人不給鎧仗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

神州 校蕩事物紀原云神州王者所居之地名通典於周制方丘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有周始也考王嬰古今通論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羹卿帝王之宅聖人所也故今呼京都為神州蓋本於此

斬 一無事令史以塞責通鑑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胃後撤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試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究王敦按晉

溫太直晉室名臣

書敦字、愛仲瑯琊臨沂人、少有異相、武帝以女尚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與從弟導同心、朝戴以隆中、與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既而恃功、疑貳、永昌元年、謀反、舉兵、武昌、以誅刁協為名、大帝二年、後、反、帝親征、破之、病死、諡其屍

溫嶠 後晉書嶠字、太真、太原祁人、父詹、河東、太守、嶠傳、學、能文、風儀秀整、為劉琨、右司馬、奉表、江東、元帝器之、王導等並與親善、後除散騎侍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吊軒張氏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

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恐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走功名之會耳、而其所以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

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キトキハ
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ス
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ケ
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ケ
不去箕子不得不為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ニ
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ク
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之過ル
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テ
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キ

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

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覽集絕裾之事通鑑

將軍劉琨辟温嶠為參軍嶠欲將命其母崔氏獨
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續
紳鄙之徐元直之事按漢書徐庶字元直出處見
前矣質為人之臣左傳僖二十三年策名委質注
名書於所臣之策臣膝而君事之服屐曰委
棄其形質而君事之示必死節於其主也

顧榮

按晉書榮吳郡人雍孫父穆宣都太守榮
神識朗悟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號三俊

拜即中歷尚書郎廷尉正後
元帝伐江東以為散騎常侍

賀循

按晉書循會稽山陰人操尚清厲建武初
拜太常朝廷凝滯皆咨之而後行元帝度

江宗廟制度皆循力
所定為當世所宗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按晉書安陽夏人鯤從子父衷大常卿安少有名重名寓居會稽之東山累徵不起年

殷浩按晉書浩陳郡長平人父羨資性介立仕終光祿勳浩識度清遠三府辟皆不就謝尚輩常同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後徵為揚州刺史固讓至五月始受拜仕至中軍將軍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與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蔡謨等皆以為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

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務

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知知而許之則

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

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

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

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

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集郗鑒按

高平金鄉人傳覽經籍躬耕隴上吟咏不倦為軍時將軍與王導下壺等同受遺詔輔少主位至司空加侍中察議按晉書謨陳留考城人世為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謨弱冠察孝廉舉秀才皆

不就後累官吏部尚書深謀遠畧
為當時所重康帝時遷侍中司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
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
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
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
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
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
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王君幸而要討九錫
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君他便做箇

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
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關底謝安謝
安特幸未踈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
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
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
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
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
若不以大眾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
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

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符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推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

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仗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集覽 朱全忠按五代

史一朱温中州人初從黃巢為盜唐僖宗中和初因見巢兵勢日蹙乃請降以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為東平郡王賜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未幾遂篡唐稱皇帝乾化二年為子友珪所弒在位六年王儉按南宋史儉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儉綽之子自幼篤學手不釋卷年十八解褐為秘書郎齊高帝為相引為參贊及踐祚拜尚書右僕射專見任用凡詔

策禮儀皆經其手常謂人曰汧左風流宰相惟有一
謝安蓋自况也武帝即位深倚仗之常孝寬按北
史孝寬杜陵人沉敏和正涉獵經史西魏時為浙
陽太守有政術轉晉州刺史移鎮王壁齊神武引
衆來攻悉其志力孝寬或拒破之後上策平齊進
位大司空上柱國楊堅篡周時通鑑周靜帝大象
三年隋王堅自稱皇帝遷周主于別宮尉遲迥按
北史迥代人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
士仕周封西都侯任兼文武及文帝命帥兵取蜀
以為益州刺史綏輯新邦夷人懷而歸之宣帝即
位為相州總管及隋文將圖篡奪遂謀舉兵戰敗
自殺陳魯公按宋鑑陳康伯弋陽人宣和中進士
堅官侍郎尚書紹興中拜左僕射太學進士封福
國公時金人舉兵臨江朝論洵懼康伯屹然不動
指授方略據要害民恃以安有古社稷臣之風及
拜相制出中外鼓舞都人惟呼加封魯國公卒贈
大師謚文正完顏亮按史譜金海陵王完顏亮乃
太祖之孫即位後遷都燕京復遷汴梁舉兵伐宋

其母諫之亮殺母以懼其衆遂至揚州將士殺之
年位十二年坦之倒持手板通鑑晉孝武帝寧康
元年大司馬桓溫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
都下洵洵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
色不變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
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
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
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徹之與安笑移日
却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曰却生可謂入
幕之賓矣溫有疾還姑熟疾篤諷求加錫安坦之
故緩其事尋卒海西公按通鑑晉帝奕哀帝母弟
桓溫有異圖廢帝為東海王尋降為海西縣公在
年位五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

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

謝安
方略
素定

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
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
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
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
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
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
于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
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
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

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
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
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
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挫
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
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
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
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
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

謝安
誠與
才合

東晉
人物
傑出

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

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

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覽集謝玄按晉書

籍人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時符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太元中堅入寇衆號百萬詔以玄為前鋒率精銳八千破之於淝水以功封東樂公劉牢之按晉書牢之彭城人面紫赤色鬚自驚人而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鎮廣陵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淝水之戰按一統志淝水源出鳳陽府宿州龍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桓冲按晉書冲譙國人彘之幼子性儉素有武幹嘗為兄玄所器重乃舉為江州刺史温慥代其任盡忠王室時謝安以

時望輔政為群情所歸冲乃求出外鎮姑熟及符堅入寇冲深以根本為慮時安已遣兄子玄等督軍拒之冲因嘆曰安有廟堂之量不闕將畧今大敵至方游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又且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社矣俄聞堅破大勲不成遂歎死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

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

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

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

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棗草芥夫人之擬二子

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

賢木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
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
周章較是輸他一著也

符堅

按晉載記前秦王堅字末固本畧陽臨渭
氏人雄之子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
呂婆樓等高其羽翼初封東海王及弒符生
遂自立稱天王既而入鄴執燕主曄歸晉武
帝時入寇為謝玄所敗
未幾姚萇襲而殺之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
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

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
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
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
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
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
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

來如此

覽集王猛來燕按晉書猛刺人少好學氣度
雄遠隱於華山晉桓溫入關猛被褐往
謂捫虱而談當世之事後秦王堅招之見如平
生若女德之遇孔明累遷尚書左僕射任燕將相
宰政公平秦國富強及卒堅哭曰天何奪
吾景畧之速也城燕事在帝奕太和四年

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桓溫 按晉書溫譙國人彘之子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尚南康長公主子除瑯琊太守永和初為荊州刺史賊有功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大和中擅行廢立威勢赫然欲革晉祚為謝安王坦之所抑憤卒

朱子曰 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按晉書潛字淵明潯陽人侃曾孫少好高尚博學善屬文宅邊有五柳樹自號五柳先生後起為州祭酒尋自解歸再起知彭澤縣會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即解印去賦歸去來辭以見意及宋受禪惟賦詩飲酒以終其身有詩集行世

朱子曰 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感之病云

劉裕 將移晉祚晉恭帝元熙二年朱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

王猛
三秦
豪傑

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擣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
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入
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
知其心胸面自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
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
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
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
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
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

槩之高譎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
紀遠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脩
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
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
資耳覽集八紘九垓之外注見前卷紀遠唐林之節
之士皆以明經飭行顯名當時仕新莽封侯王維
按唐書維字摩詰九歲能屬詞工草隸善書與弟
縉俱以名聞開元初登進士累官尚書右丞天寶
間安祿山入長安執維欲殺之因宴凝碧池以其
能賦詩獲宥上元初疾卒于家儲光義按唐書光
義丹陽人開元中登進士第召入中書試文章歷
監察御史工於詩所著有詩集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

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集覽謝康樂之志按父爵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注見前阮嗣宗之達按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瑀子容貌俊偉志氣宏拔初仕魏累官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天下多故各士少有全者遂飲酒為常司馬昭輔政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將嘗賦咏懷詩入十餘篇元次山之慢按唐書元結字次山注見前卷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拔授

靖節 超越 古今

生里...

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之不得已而為祿者
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嘗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
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迹酒
荆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乎
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
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
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按北史浩東武城人宏之子博極群書明識天文歷官著作郎魏道武以其所上書

常置左右及幸其私第多問異事累官至司徒
徒嘗參著作序成國書十卷著作令史閱堪
却標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其
筆浩用其謀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
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興而石銘顯在街
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
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
秘書郎史等罪狀浩伏誅

崔浩自比子房

或問崔浩如何 **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
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歎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
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

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
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
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在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
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
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
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会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懷王
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

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
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
結客為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
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
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
而後隱法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
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
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
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

四賢君臣之義重

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
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徃徃發見於
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

義重則其心一也

覽集

三問大夫按史記屈原仕楚為三問大夫注見前長沙桓

公按晉書陶侃都陽人徙家尋陽父丹吳楊武將
軍侃歷陽武縱綱令有能名後以功封東鄉侯遷
江夏太守元帝時累遷廣州刺史在州無事朝暮
運百甕以自勵後平王敦蘇峻皆有功拜太尉封
長沙公卒謚曰桓桓玄按晉書玄字敬道譙國人
溫之孽子以恩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為義興太
守尋遷廣州刺史及平殷仲堪楊佺期詔以為都
督今州郡都軍事由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自
後多與朝廷構怨元興初後將軍元顛稱詔來伐
玄遂舉兵及入建康廢安帝為平固王遷于海陽

自稱皇帝次年寧州都護馮遷擊殺之

唐

高祖

按唐鑑高祖姓李名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亂起兵晉陽克長安稱唐王立恭帝尋廢之遂即帝位在位九年改元武德都長安土德王後立秦王世民為太子傳位焉自稱太上皇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勅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

敵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
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

事未可知也覽集劉武周按隋書武周鷹揚底校討

兵附突厥以為定揚可汗尋借稱帝改元天興武
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戰敗與其將宋金剛皆走

突厥殺之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

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

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

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

入關關中既定遂自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

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

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鶩於外果何

益哉覽集李密按隋書密字法主性多籌筭才兼文

兵書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

及揚玄感謀反任為謀主玄感敗乃據興洛倉號

魏公稱元年取河南諸郡武德初降唐以為光祿

卿封刑國公既而失望復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

殺之王世充按隋書世充西域人為江都郡丞煬

帝大業六年以為江都宮監尋為通守越王侗即

位以為納言僕射太尉武德二年自稱鄭王加九

錫遂稱帝改元開明四年秦王世民擊降之赦為

都樂壽置百官國號夏改元五鳳取沂倉洛相深
莫易定等州唐武德四年秦王世民擒斬之蕭銑
按通鑑銑後梁宣帝曾孫隋大業初以外戚擢為
羅川令恭帝義寧元年巴陵董景珙等叛奉銑稱
梁王改元鳴鳳唐武德元年借稱帝都江陵四年
命將伐梁銑降斬之薛舉按通鑑舉蘭州金城人
以隋恭帝義寧初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未幾
自稱秦帝徙都天水改元秦興唐武德初舉死子
仁果立秦王世民來討仁果降斬之尊立代王按
隋書恭帝子侑文帝之孫初封代王隋室既亂唐
公李淵兵起立侑為帝淵為丞相煬
帝在江都遇弒遂禪于唐在位二年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覽集恭帝義寧二年唐

王淵自為相
國加九錫

太宗按唐書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得天下
皆世民之功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欲殺

之世民遂殺建成元吉高祖因傳位焉帝聰
明過人武功文德兼有之在位二十四年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
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
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

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
宜坐處夷城况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為

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
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

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有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太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覽集以起兵按通鑑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大原留守李淵起兵先是晉陽官監裴寂私以官人待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即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德寇遣事者執詣中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

閔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淵從之乃各募起兵遠近交集

○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誦諛薄字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厠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覽集誅高德儒之誦諛通鑑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拔之執郡丞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鴛以欺人主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先是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鴛時孔雀已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件百段薄字文士及之不忠唐鑑太宗貞觀

世理大全卷六十三 通鑑念餘 二十

中上嘗也禁中樹下愛之字汝士及從而譽之不
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未之知佞人是
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罪十八學士
唐鑑高祖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高特置天
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封置屬開館
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志
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收顏相時蘇鼎于志寧蘇
士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
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置宿王暇日輒至
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關立本圖像褚亮為
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
州許敬宗按唐書勸曹州離孤人客衛南從高祖
見前李勣按唐書勸曹州離孤人客衛南從高祖
太宗征戰所至有功拜同中書門下最後伐高麗
破其國裂其地進太子太師封英國公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

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有過

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

之為他不積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

所為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集覽五王通鑑唐中宗神龍元年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注五王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暉是也

○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
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
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

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
戚姬遂逆遷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
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鴆殺其
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
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
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
覽集 秋梁 公按
唐鑑狄仁傑武則天時爲宰相封梁公注見前張
柬之按唐鑑柬之襄陽人少涉經史舉進士永昌
初以賢良召對策第一時年七十餘出爲合蜀二
州刺史武后欲求一奇士狄仁傑曰張柬之雖老
宰相才也即召爲洛州司馬轉司刑少卿拜同平
章事誅二張復唐社稷以功封漢陽郡王出爲襄

州刺史卒謚文貞戚姬按漢書戚姬定陶人高帝
微時得之及即位有寵立爲夫人人生趙王如意爲呂
后所怨惠帝時呂后殺之
宮中斷去手足謂之人彘

○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
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
者皆愚暗豈可恃哉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立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
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予奪輕
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
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慰

觀之五主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
 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
 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主若
 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
 告于宗廟誅此老媪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
 安矣

玄宗

按唐書玄宗名隆基睿宗太子即位之初
 好賢樂善勵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為相致
 開元之治天寶以來溺楊妃之寵致祿山之
 亂兵連禍結幾絕唐祚乘輿幸蜀太子即位
 靈武帝在位
 四十四年

用人主
 必要
 專一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
 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
 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
 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一相專故能
 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
 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官官者非
 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
 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
 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

史記卷六十一
 韓休傳

忠臣
難遇

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
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
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
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
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
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
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
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
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

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
佞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讎必旦旦而譖
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
佞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
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
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
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集覽

姚崇按唐書姚崇陝州硤石人父懿貞觀中
州都督崇少尚氣節長好學初授濮州司舍參軍
累遷鳳閣侍郎以張易之譖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
柬之等送之張崇與謀以功封梁縣侯玄宗立說以

通鑑卷六十三
通鑑卷六十三
通鑑卷六十三

十事遂_レ其相_レ封_レ梁國公。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_レ大節風度疑_レ武后時為_レ鳳閣舍人遇事直言不顧_レ利害玄宗時拜_レ相務_レ清政刑_レ善守_レ文以待_レ天下之正_レ中興_レ賢相璟為_レ首稱_レ張說按_レ唐書說_レ洛陽人末_レ昌中策_レ賢良方正_レ第一授_レ校書郎遷_レ左補闕累_レ官同_レ平章事後為_レ中書令封_レ燕國公朝_レ走_レ太述作_レ多出_レ其手力士按_レ高宦官傳_レ高力士高州良德人馬_レ盜曾_レ孫_レ聖曆初_レ季千里_レ關之_レ以_レ獻_レ武后_レ中_レ人高_レ延福_レ養_レ為_レ子故_レ月_レ姓_レ高_レ開元初_レ帝_レ以其_レ謹密善_レ傳_レ詔_レ令_レ故_レ委_レ任_レ焉凡_レ四方_レ奏_レ請_レ皆_レ先_レ白_レ而後_レ進小事_レ得以_レ專_レ決_レ之_レ肅宗時_レ為_レ李輔國所_レ譖_レ流_レ巫州既_レ而_レ赦_レ還_レ見_レ帝_レ遺_レ詔_レ比_レ向_レ慟_レ哭_レ嘔_レ血_レ而死_レ韓休按_レ唐書休_レ長_レ安人父_レ大智_レ洛州司_レ功_レ參_レ軍休_レ舉_レ賢良擢_レ補_レ闕_レ玄宗朝_レ拜_レ黃門_レ侍郎_レ為_レ人_レ直_レ遇事_レ輒_レ諫_レ或_レ謂_レ玄宗_レ曰_レ休_レ為_レ相_レ陛下_レ殊_レ瘦_レ於_レ舊_レ上_レ曰_レ朕_レ雖_レ瘠天下_レ肥_レ矣官_レ至_レ太子_レ少師_レ蕭嵩_レ按_レ唐書嵩_レ蘭陵人少_レ好_レ學_レ開元初_レ擢_レ中書_レ舍人_レ會_レ吐_レ蕃_レ陷_レ瓜州_レ以_レ兵部_レ尚_レ書_レ領_レ朔方_レ節_レ度_レ使_レ率_レ矢_レ拒_レ之_レ有_レ功_レ授_レ同_レ中書

門下_レ進_レ兼_レ中書_レ令_レ既_レ而_レ上_レ秀_レ擇_レ宰相_レ獨_レ推_レ韓休_レ及_レ休_レ同_レ位_レ不_レ合_レ乞_レ歸_レ上_レ授_レ右_レ丞相_レ與_レ休_レ皆_レ罷_レ遷_レ太子太師_レ致_レ仕_レ陳希烈_レ按_レ唐書希烈_レ淮西_レ都_レ虞侯_レ代_レ宗太曆_レ十四年_レ逐_レ其_レ節_レ度_レ使_レ李忠_レ臣_レ而_レ代_レ之_レ加_レ同_レ平章_レ事_レ德宗_レ建中_レ三年_レ自_レ稱_レ天下_レ都_レ元帥_レ興元_レ元年_レ僭_レ位_レ蔡州_レ國_レ號_レ大楚_レ改_レ元_レ武成_レ貞元_レ二年_レ淮西_レ將陳_レ仙_レ奇_レ殺_レ之以_レ降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

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蕭宗 按唐鑑蕭宗名與更名亨玄宗太子玄宗幸蜀即位遷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

兩京迎上皇歸國其後制於李輔
因亂生官掖因病而崩在位七年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

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

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

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

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

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河東縣人調渭南尉玄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從肅
宗至靈武與杜鴻漸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
製巾子人爭效之號僕射巾睿宗唐書睿宗名且
中宗之弟初武后廢中宗立且為帝七年改唐為

裴冕拔
唐書見

周立為皇嗣九年封相王又十年始即帝位僅
三年以太子隆基有功傳皇帝位自稱太上皇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

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掄可也

憲宗

按唐鑑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初藩鎮
強盛帝懲前代之失在任用將相伐叛討逆
威令復張淮西既平驕侈浸生末年為宦官
陳志弘所弒一言藥發暴崩在位十五年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

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

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及剛愎不明

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

不可不在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

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

後殊不濟事覽集裴度按唐鑑度聞喜人貞元初進

策勳封蔡國公加中書令卒謚文忠度以身係天下

王珪按唐書珪郿縣人性沈澹志量純正太宗

尚書卒

魏徵按唐書徵鉅鹿下曲陽人太宗時拜諫議

大夫凡上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

後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及卒帝嘆曰以銅為

鏡可知得失徵沒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

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覽集建成唐書李建

成喜酒色畋獵無度折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位

為皇太子而多過失其太弟世民功名日盛建成

乃與小弟元吉協謀傾之不果武德末太白經天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

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

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置事建成亦只

是望僉律問一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

亦只是直

馬周 按唐書周博州華平人少孤家貧嗜學善詩春秋貞觀中拜監察御史數陳時務帝皆稱善累遷中書令帝嘗以飛白書賜之曰
奮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變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 按唐書遂良錢唐人亮之子博涉文史工楷隸貞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

注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在載筆一人君之動必書遷黃門侍郎即參綜朝政尋受顧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時將立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後累貶慶州刺史竟以憂卒

龜山楊氏曰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龜山先生全集卷之三

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 按唐書仁傑太原人武則天時為宰相封梁公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

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

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

武后其瀆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

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

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

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按唐書贄蘇州嘉興人十八年登進士第又中宏詞拔萃德宗時為翰林李士從幸

奉天日詔書旁午思如湧泉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思奮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為

裴延齡所譏貶中州別駕在朝論諫甚切一本於仁義卒謚宣所著有奏議翰苑文集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

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

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

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為古今集驗

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圍溷無不脩

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

剛大嚴毅

楊綰

按唐書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沉靜太曆中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奢侈者靡然改行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

有以養素自重耶

覽集

大臣損音樂減騶御通鑑唐代宗太曆十二年以楊

綰等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減坐中音樂五分之二京兆尹黎幹騶御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相三月卒上痛悼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

可但夫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

卷素自重

生... 卷六... 三十一

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一陽城按唐書城定州北平人少好學無所不通

舉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塔城常易衣出城謙恭簡素德宗時召拜諫議大夫後為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既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

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

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
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按唐書延齡河東人天資苛刻又放于利專利
下附上等驕詭譎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
言之不疑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
斷用不疑延齡恃已得君為心輔政少所降下至
嫚罵廷臣時人側目及卒人皆相慶惟帝悼不已
取白麻壞之通鑑唐德宗貞元十年上欲相裴延
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為
相當取白麻壞之勸哭於庭遂已

宋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

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按唐書巡南陽人博通群書號戰陣法氣
志高邁開元末擢進士第為清河令後調

真源令祿山反巡起之討賊與許遠同守睢
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
大都督郡
人廟祀焉

張巡之才之功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

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
驅市井數千之眾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
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
也明君臣之太分識天下之太義守死而不變斯
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眾斬首捕虜之多非功
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

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驥驥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皆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

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質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為所致也

覽集

五胡亂華胡一姓曰西晉之末稱五胡也符氏氏也姚氏卷也五族迭興據有中源故曰亂華玄宗使其子篡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安

祿山陷京師帝出奔蜀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國忠等及逼上絳殺貴妃然後發父老還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得行使皇孫淑白上上曰天也使輸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宜肯欲傳位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尊馬嵬之命晟五上乃即位是為肅宗皇帝遥尊上為上皇天帝肅宗使其弟反通鑑唐肅宗至德元載末王陵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二載江南採訪使李成式討璘璿敗走死璘玄宗子肅宗弟也選武才人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以武氏為才人注才人女官名刺王妃唐書刺王妃楊氏齊王元吉妃也元吉死追封巢刺王貞觀初楊氏有寵於上及長孫皇后崩欲立為后魏徵諫止既而生子明封曹王使繼元吉後壽王妃披唐書揚貴妃小字王環容州晉寧縣零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蜀州司戶楊玄琰求為女携歸京師進壽王宮冊為妃開元末武惠妃薨後宮中無

信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給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即將帝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官中號曰娘子凡儀禮皆如皇后天寶四載冊為貴妃贈其父兄三姊皆有才色帝呼為姨封韓魏秦三國夫人出入宮掖貴寵赫然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元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祿山生日上及妃賜予甚厚及三日上召入禁中妃以錦綉裹之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問故左右以妃洗祿兒對上乃賜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頗有聲聞於外上亦不疑既而妃從九國忠拜相知祿山有異志屢言於上不信祿山果反率兵犯闕帝出奔蜀次馬嵬大軍皆言禍由國忠逼帝殺國忠及妃妃特年三十八

元城劉氏曰掌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

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
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
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
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
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
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
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
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
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其意閑匿其

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
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
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
志也集覽牛李之徒按唐書牛僧孺鵠人弘之裔
弟進士憲宗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條指失
政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立封
奇章郡公終太子少師○李德裕注見前卷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
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
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虛妄之術者
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

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
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
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
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
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
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去則善無所勸知佞而
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

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
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
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窳絕哉○石守道採摭
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
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
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
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
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
后不能亂之能知人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

人主致治之本

性理大全卷六十三 通鑑念命

三十七

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武惠妃按唐書武惠妃似止之女美姿容善音律開元初年選入宮為上所寵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及王皇后廢死上欲立妃為后以御史潘好禮諫而止開元末魏追諡貞順皇后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

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

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

性理大全卷六十三

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
 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
 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
 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
 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
 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
 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
 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
 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

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
 大不甚殺入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
 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
 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
 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
 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
 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
 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
 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

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

理會得事堅不受集覽女宗誅韋氏有功通鑑唐中

獄帝於神龍殿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與皆伏誅○睿宗欲立宋王成器成器堅不受通鑑唐景龍四年睿宗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父不決宋王辭以死願居平王下上從之

○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

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

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曰漢高

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

代也其利心一也○問唐宦官與東漢末如何曰

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

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

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宜宗

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

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

不為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

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唱果食度日呼田令

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

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

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恠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恠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

矣此說是

集覽

舊照按唐鑑僖宗名儂懿宗太子諸宦官立之年方二十一歲政出臣下威令不行藩鎮強盛盜賊並起黃巢兵至長安出奔西蜀田令孜等兵逼京城繼奔鳳翔在位十五年昭宗注見前與小黃門唱果食度日唐書昭宗光化三年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上日與小黃門唱果食度日而已呼田令孜為阿父通鑑唐僖宗乾符元年宦者田令孜有寵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單超徐璜按漢書超璜桓帝時宦者張讓趙忠按漢書讓忠靈獻時宦者曹節王甫侯覽按漢書節甫覽桓靈時宦者陽球按漢書球漁陽泉州人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遷司隸校尉侍中常侍王甫等奸虐弄權扇動中外球奏收甫等送獄盡誅之段熲按漢書熲武威姑臧人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長乃折節好古學孝廉為司隸校尉與皇甫規張奐並顯名於時

生... 卷... 日...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
 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
 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壞其次封
 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
 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
 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
 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
 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
 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

無素道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汚蹇淺也

太康之亂按外紀夏王大康啓之子逸豫滅德敗
 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距于河弗得歸失國而崩
 在位二十九年智囊為家令按漢書景帝為太子
 時晁錯為家令得幸太子家晁為智囊注王幼學
 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囊若囊橐之盛物也
 開博望延賓客史記漢武帝為戾太子築博望苑
 使通賓客義取
 廣博以觀望也

漢高祖帝
 主器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
 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
 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為其必欲
 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

生理大全卷之二十三 通鑑卷之四十二

真千
古英
雄之
將

○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
又身為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為光武不及高
帝意者用入者大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
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
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
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
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
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
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

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
唐之世比肩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
者亦多却不在一子一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
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
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
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
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

集覽

侯君集按唐鑑君集
幽州三水人少以雄
才見稱及壯教從太宗征伐有功封潞國公李靖
討吐谷渾薦為積石道行軍總管進吏部尚書既
而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珍室婦
女為有司所劾免官味幾太子承乾謀反事連君

生理大全卷六十三
通鑑卷之三
四十二

七制
三太
宗何
為不
錄

○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邪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

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人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集伏誅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按漢書淮南王安厲王之子弟少好讀書善屬文欲流名各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人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

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

宣武何為集覽宣宗按唐鑑宣宗名怡更名忱憲宗

裁決庶務咸當於理恭謹節儉惠民愛物故太中之政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在位十三年武宗名經文宗之弟穆宗之子英敏特達推謀獨斷專任李德裕削平亂唐之威令復行矣在位六年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

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踈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生理大全卷之六

